



捨窮和之翰墨因想時經喪亂代隔中興人事變
更邈同千載寂寥堙沒知者漸稀是以耘耨之餘
粗成前志所記亦多遺漏非詳悉者不復叙焉分
爲二編目之曰劇談錄文義既拙復無雕麗之詞
亦觀小說家流耶以傳諸好事者軋寧二年建巳
月池州黃老山白社序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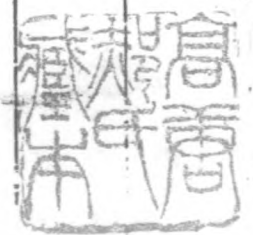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竇庭芝

續坤蹶馬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于駙馬附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換金縣令

郭鄴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彭郎偷玉枕

卷下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玉藥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傅乘舟

嚴史若遇終南山隱者

韋顓梟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劇談錄目錄終





劇談錄卷上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毗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

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
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
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
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旣而復
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床
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
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
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
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
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

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
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
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
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拊舞而稱曰先臣父
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
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
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
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
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
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

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歲餘
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
郊壇迴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
天材業奉訐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
圖昨夜星辰迴劔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
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不顯
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
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
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竦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
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
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
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
於京師常話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
於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
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
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心
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

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石嶽平見二青
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
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為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
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

侍郎凝之叔也

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

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
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窻外窸窣
有聲良父問之云某等心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
知所酬耶願以驅策邇來凡有吉凶先兆胥蠻必

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為度
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
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父不至相國
俄而自歸內見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
相國恠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緋袍控馬而
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
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須得白牛頭及
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旬度支所由幹事者
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
策歌者置於淨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

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戒曰專伺之曉鼓一動
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禁
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
悉乾牛目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
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
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
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
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奴樂俱罷俄見牛頭人
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
馬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卧

於室內邇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言盡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
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
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
亭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
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灘鵝立
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已因
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瀉鵝宴未終俄有
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東蘊若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酌酒抗詞拜空而祝天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

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瑊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興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藝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颺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血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尅復京國二公勲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節制忠烈榮耀于今藹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人賈綸壹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

甚衆造謁多不見之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
施設肴醴情意甚專旣而問之謂曰他日建
立勲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
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迴所贖縑
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上書名去他
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旣剋
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
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
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時人呼爲潘鵲肆也本居

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
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
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
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貿數
年藏鎡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
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
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
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
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

起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鬢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褻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

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荅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

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
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
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為之贈明日訪
之已空室矣

馮緘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
詢左右引起超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超
符同

李鄴侯救竇庭芝

竇應年中負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
胡盧生每言吉凶無不命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

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
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
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
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
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
約決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群從洎妻子奴僕曉
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
省觀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
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
門值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貽而退

俄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竇負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負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既出降堦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為託鄴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鑾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迴至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去卿以為寧王懿親乎

庭芝姊為寧王妃

以此論之猶不可然

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黃中君蓋指於朕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

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谷前濁谷

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蹶馬

咸通軋符中京師醫者續坤

坤官為都水使者

頗得秦和

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

古者善醫道多矣迹其前事不過視徹膏肓心解分劑未聞乎平診脉候見於蒼龜之能也

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疝眾醫無不療之不瘳

昇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馬一疋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去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致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褻置僕馬至於奴婢妻

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余帛縑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駭劣之材何以至此乃去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去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冥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耨莘

野築傳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于
駟馬附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

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其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自咸通軋符已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竒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以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

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
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
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
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
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
酌其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者
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
其平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其
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
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爲稱賞由茲聲動

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
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
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
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
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
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
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
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觀以殉遂窆

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為賦題或為詩目
以為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
因清唱詠謠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
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沂公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

瓮

注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嶽見金又有白麟神
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瑞應蓋鑄金象

馬蹄之狀其里民送於縣署泐牒將至府庭宰邑

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
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

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
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
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
焉宰邑者為眾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詰辱滋
甚遂以為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
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
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沂公覽
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
咸共驚嘆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揚震之癖談
笑移時以為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

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懿乎素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素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沂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偽素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昇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檐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

清雪沂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迹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頽毀咸通中畢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間得巨瓮皆貯白金理材者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爲官所取乃輦木梯蓋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苞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銀鋌所說與此正同

郭鄩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

委困方甚，胼胝閒常有二物，狀如猿獮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鄴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爲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鄴旣喜其去，遂詢所之。去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鄴復問去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

品于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鍾忽鳴，遂失所在。鄴旣興與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侷，猗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閒，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

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絲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恡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去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

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爲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

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
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
恪有蒲密之政撫綏勤卹不畏強禦屬州境亢陽
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斲枯竭禱於
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暘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并
土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
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
師爲號旣而亢旱滋甚闔境莫知所爲僉言曰若

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
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阡庶焦灼若非天
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
唯而許之惟謙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爲
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磬
折於堦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
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
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
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
爲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於已奉

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霑霑郭乃驟索馬入
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此來更乞至心
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
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
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誠左右曰
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汝
等或須相稟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晚伺門未開
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有醴一無所施坐於皇堂
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
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

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遽令設席焚香從吏悉
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去長官打
殺天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礫
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
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
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
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
亦怒之旣而精誠有感深加嘆異與監軍發表上
聞俄有詔書褒獎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爲絳隰
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勅書去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厲將
瘳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
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
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
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
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
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
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

又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
遽令却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
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
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
禮爲揖王公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
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
刻而就去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
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嘆
無已咸去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

曹景宗於御座探韻賦詩去去時兒女悲歸來笳
鼓竟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覽之稱賞無

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雄詩云交河驃騎
幕合浦伏波營莫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時文人
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
祐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
未有餘王氏柱天勲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
覽之笑曰褻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
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
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
間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
匹其後移鎮蒲津子晏平仗節靈武四遠多士翕
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至有道士殷
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
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
土惟在保守勲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
旣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
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
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其所觀即不在此時
夏侯相國爲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
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

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清途亦至榮顯旣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邈若以紱冕累身至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逐學道卽三十年內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訪尋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

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去藥數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

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
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䟽鑿京洛符旅無不枉道
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
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
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
汎其上或覩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
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歛然而
沒軋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
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
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
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取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
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
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
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爲盜者當在
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
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
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犬懸金帛贖

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旣而倏

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怕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

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
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彭郎
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
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
懼於爾旣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款
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
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
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
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
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
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
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
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忽開亦有青
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
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
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閤者白
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
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

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
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
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闇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
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
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
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
賀拔基負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
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闇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

適對之賀拔基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
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侏
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家蓄美饌止邀當路
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無榮
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基回車遂
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闇者具陳
賀拔基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
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
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
遂闕祇接旣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

賞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所以激勸
澆薄不旬月自使下許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
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
鎮藩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
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土蕃尤甚恣其倔
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
興師請爲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
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旣而得於
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帥衣緋茸裘繫寶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

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闔將白公誠兵士無得應之
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
駢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
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闔敵之
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
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旣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土
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
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關郡界內在
匈奴自此悉爲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
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

城四海頌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
野嘶風馬遽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鏢諸
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
去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欵皇風指揮貔武
皆神筭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月
雖戍已攷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去蕭關新復萬山川古戍秦原象緯鮮
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
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
更備三邊崔相鉉詩去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

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辦遠方戎壘盡投戈煙
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
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國

